

特32  
506

第五册目次	
卷之八	
後三條天皇	白河天皇
堀河天皇	鳥羽天皇
崇德天皇	近衛天皇
後白河天皇	
卷之九	
二條天皇	六條天皇
高倉天皇	安德天皇

明治  
新刻

日本政記

大郷穆編次

第五册

明治十二年九月廿七日購求

第七十一世紀元千七百二十九年  
勸育博  
印

明治新刻 日本政記卷之八

石川縣 大鄉 穆 編次

後三條天皇

諱尊仁。後朱雀帝第二子。母陽明門院三條帝女。在位五年。改元。

元一曰延久。○按冷泉帝以來。政歸外戚。而關白賴通專權。凡五十餘年。至帝始抑其權。躬總萬機。痛加撿覈。規模大定。是為玉綱第四變。

帝在儲位二十餘年。在朝公卿概皆賴通黨

親而帝以非藤原氏出。孤立無援。中外危焉。

然帝剛健嚴明。曾不受牽制。至是即位總理

類國史 屬雜史 冊十 函六七 第〇王第 四一

大政痛矯弊事賴通以下皆畏憚不復驕侈  
教通雖爲關白備其員而已帝嘗惡權大納  
言源隆國恃寵無禮至是欲洩忿於其子權  
中納言隆俊竊窺其入直隆俊正笏端坐行  
事敏給乃嘆曰如此人才亦不易得也若棄  
之殆失賢矣弟隆綱任參議帝又惡之會藤  
原仲冬射狐於齋宮朝議定其罪隆綱抽筆  
書讞曰雖有飲羽之號未見首丘之實帝讀  
之曰才藻可嘉乃親任一人帝妹娟子嘗奔

源隆俊正笏

源隆綱書讞

左大臣源俊房先帝憚賴通置而不問至是  
帝讓俊房屏之其愛才惡姦槩此類上下肅  
然

官廳即位之始

王室隆興之兆

延久元年己酉帝既位於太政官廳即位用官廳始于此  
凡即位用御府所藏應神帝玉冠以爲例而冠  
甚大歷世天子皆不適其制唯帝適焉時人以  
爲王室隆興之兆○時權貴專務貨殖多占莊  
園敕罷寬德二年以後新置莊園及在二年前  
契券不明爲民害者一切停止○幸石清水大

革奢風

廟時帝專尚節儉欲革時俗之奢風所過見都  
 人士女車有金飾者為駐乘輿命盡別去○始  
 令御厨子所進菜蔬○遣前駿河守平維盛等  
 於大和捕釜摩多山賊致親誅之帝憂盜賊禁  
 防甚嚴左衛門權佐大江匡房輔之由是終帝  
 世路無剽掠之患○關白教通罷左大臣右大  
 臣藤原師實為左大臣內大臣源師房為右大  
 臣大納言藤原信長教通之子為內大臣○始置記  
 錄所於太政官朝所聽斷訴訟○二年定絹布

置記錄所

禁中火

制○禁中火主殿寮撲滅之時帝出避路人擾  
 亂侍從源俊明後至執弓歐逐乘輿得前帝悅  
 俊明隆國季子帝素惡之是後善遇之○以關  
 白教通為太政大臣○三年關白教通罷太政  
 大臣○行幸日吉社日吉行幸始于此○遷御新宮○  
 是歲宮人源基子參議基平之女生皇子實仁帝喜不  
 問父之官爵命為女御官中皆駭其特進或謂  
 如先帝憚賴通則未必有是命也○四年權中  
 納言源隆俊奏孔廟畫像損壞歲久請加修理

定沽價法  
定斗升法

延久宣旨升

許之敕右少辨大江匡房監之○行幸稻荷祇園幸始于此○大極殿成○定沽價法○定斗升法用長保例帝欲審量制命新作器使藏人頭藤原資仲督之帝自抽簾竹截為之準及成使藏人出納小舍人量殿庭沙試之然後資仲取穀倉院米量之後世遵用謂之延久宣旨升○帝不豫禪位於皇太子帝自少好學修德究習國家故事右大臣源師房參議大江匡房二人皆稱賢才帝親用之勵精圖治紀綱大張

至是禪位明年崩前關白賴通嘆曰帝李世明主而早世如此我邦不幸也大江匡房曰教化被世可比隆於承和延喜也

史論曰一條以來政歸戚里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矣而帝躬統大政以陽剛之才應虎變之象克己勵精宵衣旰食宜其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而炳煥明盛之治如日月之麗乎天也大江匡房所謂可比隆於承和延喜者可以頌帝德而細繹政理專尚節儉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殆

有漢宣之風。可謂中興良主。追蹤近江朝廷矣。  
 賴襄曰。帝十歲為皇太弟。二十五即位。在位五  
 年而崩。藤原賴通嘆以為我邦之不幸。信矣。史  
 稱帝剛健嚴明。是固然。然不知其剛明之本。在  
 於誠正也。夫苟不誠不正乎。則所謂剛者。有息  
 而明者。有敝焉。帝之在儲宮也。或念即位欲云  
 云。輒拜北斗。以悔其過。夫以帝之明達。傍觀朝  
 政二十餘年。其切齒扼腕者。何限。而自警其不  
 是。嗚呼。其心足以質天地。而信宗廟。蓋不以天

位為樂。而以億兆為憂。是故一旦即位。痛自節  
 儉。勤勞機務。不敢逸豫。而行之。以其剛與明。以  
 令天下。雖藤原氏之盤踞倔強。歷世難制者。畏  
 憚。自戢俯就。我馭者。由是道也。嘗奪大臣之權。  
 收新置莊園。置記錄所。親覈其是非。皆不便於  
 彼者。而彼莫敢齟齬。何哉。是天下之正也。非帝  
 之私也。唐裴度語其君治方鎮之道曰。處置得  
 當。以服其心而已。今帝所處置。亦足服藤原氏  
 之心。不然。聞其崩殂。何不相慶幸。而嘆嗟如此。

第七十二世紀元千七百三十三年

白河天皇

諱貞仁。後三條帝長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氏中納言公成女。在位十五年。

五年改元四曰承保。承保承曆永保。應德。○按帝奉先帝遺訓。政總於己。不任相家。然既遜位。猶以院宣號令天下。天子垂拱仰成而已。後世倣之。相繼不革。是為王綱第五變。

帝受禪即位於大極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

藤原教通關白如故。明年太上天皇崩壽四十。

火葬藏御骨禪林寺。

承保元年甲寅前關白賴通薨。賴通在職驕恣過

父嘗造別莊于宇治。捨為寺。名平等院。先帝聞

藤原賴通薨

其多付田里大怒。遣使檢察。賴通聞之。設錦幄

於寺門。供張甚盛。使者懼而還。至是薨。世稱宇治關白。

○二年帝好佛法。受法華經於僧增譽。○關白

教通薨。以左大臣藤原師實為關白。○三年造

六條宮及成臨幸。遂徙御焉。○承曆元年己丁右

大臣源師房薨。家稱土御門。○先是慶金字大般若

經於石清水大廟。至是行幸。加封五十戶。○香

椎廟及陽明門院。三條東洞院宮竝火。○先是

創法勝寺於白河。至是成建九層浮圖。給封一

金字大般若經

千五百戶。○二年帝臨幸法勝寺修大乘會授僧官位有差。○三年先是園城寺與延曆寺僧徒爭建戒壇相鬪遣敕使制之是歲延曆寺僧數百執甲兵入感神院訴祇園別當事又敕令諸衛禁之。○四年賀陽高倉三條三宮竝火。○以內大臣藤原信長為太政大臣起拜如是有者。○高麗王遣使求醫以其牒文無禮卻之。○宋商孫忠來宋主付忠贈錦綺廷議不報。○永保元年辛丑先是興福寺與多武峰僧徒構怨至是

宋商孫忠來

興福寺僧數千攻多武峰火民家三百餘區多武峰僧逃走敕遣使捕其首謀下獄。○延曆寺僧數千攻園城寺燒其堂舍房宇園城寺僧三百乘夜攻延曆寺延曆寺僧擊殲之於是救檢非違使及前下野守源義家逮捕其兇魁既而延曆寺僧徒復燒園城寺僧舍佛像蕩盡無遺。○帝幸石清水救源義家義綱扈從乘輿以備僧徒。○二年大內火帝徙御六條宮。○右大臣藤原俊家內大臣藤原能長並薨。○前伊豫守

大內火



源賴義卒

源賴義卒年八十八

○付宋商孫忠報牒于宋初廷

議不宜報至是改議報之○以大納言源俊房

師房為右大臣○應德元年甲子帝徙御三條宮

○造園城寺金堂○二年皇太弟薨○三年造

離宮於鳥羽課畿內七道徭役穿池築山究極

鉅麗○參議藤原通俊上後拾遺和歌集○立

皇子善仁親王為皇太子即日禪位帝奉先帝

遺訓親總萬機不任台輔性弘大剛決亦有先

帝風烈而愛憎任意賣官鬻爵至有父子三四

後拾遺和歌集成

囚雨

人並任國司者既遜位猶在院中聽政頗乖舊

典矣篤信佛乘嘗慶金字大藏經於法勝寺數

遭雨停之帝怒以為雨有罪乃盛雨下獄時人

謂之囚雨帝終世四幸高野八幸熊野其所慶

畫佛五千四百七十餘幅丈六佛像一百二十

七軀等身佛像三千一百五十軀二尺以下佛

像二千九百三十餘軀七寶塔二十一基小塔

四十四萬六千六百餘基屢事營造國用耗竭

自佛入本國塔像之盛未之有也

賴襄曰。往時相家之侈靡。凋弊公私。毒被天下。然民猶曰。是某相所爲也。非天子所知也。至白河收復其權。政由己出。則被天下者。皆其毒也。怨之所歸。不在彼。而在此也。當相家專權。曰賄賂。公行而已。至帝之臨政。納財者得國。司至父子。三四人共宰一國。則其民何罪乎。不翅此也。背父遺詔。舍其二弟。而立堀河。堀河崩。又立五歲之鳥羽。猶可也。鳥羽纔弱冠。而又奪之以與五歲之崇德。故鳥羽又尤而倣之。奪以予三歲

之近衛。以速天下之亂。遂致其後有八歲之天子。與五歲之上皇。亂曷有已哉。相家立幼弱之外孫。資其專權。云爾。天子而何苦爲此乎。夫宗廟之所託。生民之所仰。而以襁褓嬰兒爲之。是之謂以天位爲戲。是戲也。則天下誰肯敬戴之。故至使天下武夫健將。視天子如木偶。土梗。視朝政如塵飯土羹者。皆其自取也。山縣禎曰。信佛益甚。而國勢益衰弱。寵僧益盛。而僧徒益橫逆。建塔造寺益多。而國用益凋弊。

吾未見信佛之有益於國家而人主深信之以為立無上功德享無量福利抑何昏惑也至如其不悟佛之無靈而以兩為有罪下諸獄則愚惑之蔽一至此其慢天不亦大乎

堀河天皇

諱善仁白河帝第二子母中宮藤原氏關白師實養女實右大臣源

顯房女在位二十二年改元七曰寬治嘉保永長承德康和長治嘉承

帝受禪即位於大極殿生八歲關白師實攝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

寬治元年丁卯鳥羽宮成上皇遷御儀衛如在位

第七十三世紀元千七百四十七年

始置別當

時○上皇聽政院中始置院別當始置別當刑賞

黜陟惟其所決嘗曰天下不如意者惟鴨河水

雙陸骰子山法師而已執政大臣皆憚不安時

風俗趨奢靡如賤女兒亦被文繡上皇甚好色

幾亂禮經後世論者以為保元之亂兆於此○

出羽夷酋清原武衡故鎮守府將軍家衡武則孫

子作亂陸奧守兼鎮守府將軍源義家討平之

初義家之赴任也家衡清衡武貞子與兄真衡以

事構怨舉兵相攻真衡聞義家至迎修饗禮厚

清原武衡作亂

贈之義家自赴出羽攻家衡不利而還武衡喜  
 謂家衡曰子克八幡太郎我曹之榮也乃合兵  
 據金澤柵至是義家大怒自將數萬騎攻金澤  
 柵去柵數里望見雁行亂曰是伏兵也遣兵搜  
 索果獲二十餘人盡殺之初義家過關白賴通  
 第談陸奥前役事大江匡房在別室聞之惜其  
 未達兵法從者告之義家義家曰其或然候匡  
 房出禮之遂就學焉至是謂衆曰兵法有言鳥  
 亂者伏也我不學則殆矣遂進圍柵○相摸人

見雁行亂

鎌倉權五郎

鎌倉景政

權五郎

年十六在義家軍挑戰敵射中

其眼景政不拔箭而索射已者終射殺之乃還  
 營或欲為拔箭以足當其面景政揮刀止之或  
 驚問景政曰寧死鋒鏑面不受人足或乃膝歷  
 而拔之○義家弟義光新羅三郎勇智多技能是時  
 為左兵衛尉在京師聞義家軍不利奏請往援  
 不許乃舍官赴之義光素好音嘗學笙於伶人  
 豐原時元時元已死其子時秋猶幼追及於途  
 請與俱義光辭不可遂至足柄山會月明義光

新羅二郎足柄山吹笙

乃下馬坐地吹笙盡授其秘曲別去遂至陸奧  
義家喜泣曰今日見卿猶先君再生賊在吾掌  
握矣義家亦好音世傳軍中奏陪臚曲者必捷  
故兄弟每臨戰好奏之○義家因會食設勇怯  
兩列以勵戰士每戰罷輒有與奪獨義光從臣  
腰季方腰瀧無日不列勇列有季割惟弘者就  
怯列深愧之義家力攻累日柵堅不拔吉彦秀  
武真衡降在我軍義家用其謀欲持久困虜下  
令休戰武衡遣使曰我軍苦無事我有驍兵龜

勇怯兩列

鬼武者殺龜  
次

武衡家衡伏  
誅

次請得一壯士角之乃遣鬼武者交鬪數刻遂  
勝而殺之官軍謹諫虜愧憤出戰是日惟弘先  
登而死○時虜軍食盡出羸兵令降義家又用  
秀武言悉斬其降者於是虜益窘因乞降不聽  
時天漸寒官軍恐凍一夜義家出令曰撤我營  
燒取煖今夜虜柵陷矣黎明虜果火柵乘烟而  
遁我軍進擊武衡潛池水中以草蔽面義家獲  
之謂曰汝父嘗屬吾父樹功得為鎮守府將軍  
今汝以怨報德何也遂斬之家衡亦為其下所

日本文記 卷之八 十二 萬卷樓藏版

與羽平

後三年之役

殺ス武ス誅ス叛臣ヲ自ラ真鳥後ニ至テ與羽悉平シ義家欲獻武ヲ衡家衡等首奏請下官符朝議以為私鬪不許以故不賞將士遂棄首於途還京師是謂後三年之役自平忠常伏誅源氏定東國亂者至是凡三義家又善撫馭士民是以恩威益行東國矣

史論曰義家居牧宰之寄悉力定亂廷議以為如下官符則將士不可無賞此私鬪也不可下官符嗚呼果私鬪耶宜以擅興之罪處之果有功耶何不賞之既不行賞又不加罪諉言私鬪

遂沒其功其實不過怯賞耳當時紀綱之不振一至于此其不激將士之變皆義家綏撫之力而將士歸嚮源氏亦在此時其所關係大矣

二年罷太政大臣信長以攝政師實代之尋罷○是歲上皇幸高野山路徧禮諸佛塔敕置阿闍梨于高野賜僧粟帛有差又幸延曆寺留三日○四年師實罷攝政為關白○是歲上皇幸熊野敕付近郡田圃百餘町○五年先是藤原實清與清原則清爭采地前陸奧守源義家及

弟義綱各左右之將鬪至是救五畿七道禁二  
 家兵士入京師事遂寢○七年延曆寺東西兩  
 塔僧徒相鬪焚坂本民家八千餘戶○興福寺  
 僧徒數千奉神木入京師訴近江守高階為家  
 侵掠蒲生郡神人救流為家於土佐緣坐者解  
 任贖銅有差○是歲上皇慶法勝寺佛像放左  
 右獄囚六十人○嘉保元年甲戌罷關白師實以  
 內大臣師通代之○先是出羽賊平師妙師李  
 等火守信明館剽掠資財救陸奧守源義綱討

院宣  
觀田樂

之至是義綱誅一人函首入京師梟之右獄○  
 太宰權帥藤原伊房坐私遣僧契丹交關貶位  
 奪官○前太政大臣藤原信長右大臣源顯房  
 竝薨○二年上皇造閑院成徒御焉置院別當  
 撰納言參議為之如故設兵曹置北面士奉宣  
 旨施行謂之院宣○永長元年丙子帝觀田樂○  
 上皇削髮稱法皇然聽政如故尋毀閑院移其  
 材營於鳥羽○康和元年己卯以仁和寺覺行為  
 法親王覺行白河帝之子薤髮者法親王始于此○關白內大臣師

藤原師通薨

通薨師通博學多技能進賢才黜勢利嘉保永  
長間朝綱稍正師通不擇法皇親政嘗歎曰豈  
有遜位之君而群臣立車於門者耶法皇頗憚  
之及薨時人歎惜焉○二年帝遷御新宮○以  
權大納言藤原忠實師通之子為右大臣權大納言  
源雅實顯房之子為內大臣○三年前關白太政大  
臣師實薨世稱後○長治二年酉乙以右大臣忠  
實為關白○嘉承二年丁亥帝崩于堀河院壽二  
十九火葬藏御骨帝專精政治凡諸司所奏夜  
山城仁和寺

必覆視有可疑者御批再令商議嘗右大將關  
帝欲以藤原家忠充之而法皇又欲以其所寵  
藤原宗通任之乃遣使傳旨於帝帝吹笛不應  
使者請速得報帝曰昔有教敕云官人宜簡器  
用從輿論朕深服膺今宗通資望不唯讓家忠  
又未見逸才可超擢也使者復命法皇不能奪  
又嘗謂左右曰普天之下皆王民也而遠民常  
踈而近民獨親一人之耳不得周聞天下之事  
是大患也卿等有聞告而勿隱其知為君之務



如此時源俊房藤原通俊大江匡房藤原季仲  
 等在朝帝以為得人不愧於古也然法皇綜理  
 機務帝不得如意又嘗聞一宮女談知所衆職名  
 某貧將逃心甚憫之乃敕一僧令給修法賞  
 錢賜某不復問修法也帝之所為僅止此小惠  
 而不能澤洽億兆後三條之業自是寢衰矣皇  
 太子立

鳥羽天皇

諱宗仁堀河帝長子母贈皇太后  
 藤原氏贈太政大臣實季女在位

十七年改元五曰天仁  
 天永永久元永保安

第七十四世  
 紀元千七百  
 六十八年

帝即位於大極殿時年五歲關白忠實攝政  
 初先帝有病而帝未生群臣屬望輔仁親王  
 法皇聞之曰主上若有不諱朕當再踐祚至  
 帝生其志遂寢而聽決萬機如故

源義親作亂  
 伏誅

天仁元年戊子隱岐流人源義親作亂出雲敕因  
 幡守平正盛貞盛孫討誅之先是義親任對馬守  
 劫剽鎮西敕討之父義家遣家士召之不至又  
 殺官使以罪流於隱岐而義親不至流所畱居  
 出雲殺目代鹵掠人民及官物乃使正盛討之

至是正盛遂誅義親誅函首入京師梟之右獄誅

臣至是凡十三人○法皇以東寺僧禪譽為尊勝寺灌

頂阿闍梨先是灌頂先取東寺以次及延曆園

城二寺是歲當取之園城寺而不取却又取東

寺於是延曆寺僧徒不懌數千成群擐甲奉日

吉神輿入京救檢非違使及源平二家率數萬

人拒之相持數日京師擾亂廷議遣使許後年

灌頂復舊僧徒大悅事遂止法皇為治剛斷力

能抑相權而獨難於制僧徒云○前鎮守府將

源義家卒

軍陸奥守源義家卒初賴義夢八幡神賜劍覺

義家年甫八歲加元服於石清水社因號八幡

太郎義家善射奥州之役每射甲士應弦而斃

清原武則欲試其弓力疊堅甲三領請義家射

之義家一發洞貫武則驚以為神焉又能得土

心安部貞任之誅弟宗任降義家愛其勇特親

任之一夜問其所私女子乘車往獨宗任從焉

心陰圖報復拔刀窺車中見○二年初故陸奥

其睡不敢發後遂傾心事之守源義家之子義忠與叔父義光有隙至是義

光使人陰殺之朝議以義忠死為出於美濃守

源義綱之子義明等救檢非違使源重時討之

義明戰敗自殺義綱寃之走據近江甲賀山而

源為義

叛。敕令義家之嫡孫為義。義親之子。即討之。義六條判官。綱自髡出降。詔減死流之佐渡。為義時年十四。

按源氏骨肉相食始于此。

○天永元年庚寅權中納言大江匡

大江匡房薨

房薨。匡房為三朝帝師。以博識稱。白河法皇嘗

以擢用匡房。自負為尚文焉。○三年忠實為太

政大臣攝政。仍舊。○永久元年癸巳僧仁寬有罪

處流。初輔仁親王少有才能。名亞兼明。吳平兩

中書王。後三條愛之。遺詔立第二皇子實仁為

白河儲貳。以次及輔仁。及實仁早世。白河背之

立堀河。輔仁鞅鞅。退居烏丸第。詩歌自遣。至是

或告仁寬與其徒謀不軌。欲使童千手丸犯乘

輿。遣檢非違使捕之。鞫問童曰。仁寬所以使我

狙至尊者。為禱三宮登祚也。三宮謂輔仁也。詔

減死。流仁寬及千手丸。而輔仁實不知也。故

不問焉。○延曆興福二寺。構怨各有所訴。廷議

未決。興福寺僧徒五千。延曆寺僧徒亦一千餘

勢。將相攻京師。為之騷擾。敕二寺講解僧徒不

奉詔。於是敕檢非違使及源平一家拒興福寺。

流僧仁寬

僧徒於宇治延曆寺僧徒於西坂本並卻之○  
 是歲攝政忠實罷太政大臣尋改攝政為關白  
 ○二年院宣延曆寺禁僧徒帶兵仗○是歲京  
 師多盜南海海賊剽竊貢調都鄙騷然○三年  
 以內大臣源雅實為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忠通  
 之忠實為內大臣○元永元年戊戌立女御藤原璋  
 子故大納言為中宮璋子幼受法皇殊寵及長  
 遂私焉已而配帝生皇子顯仁即崇德帝以為非  
 已子以故甚薄之○保安元年庚子罷關白忠實

內覽文書初法皇為帝擇配敕忠實納其女泰  
 子忠實不悅帝輕躁以故固辭既而帝稍易良  
 忠實悔之會法皇幸熊野帝敕忠實納泰子忠  
 實喜裝奩已備法皇還大怒止之遂有是命○  
 二年忠實既罷退居宇治法皇欲以其子忠通  
 為關白親諭曰父自父子自子罪止一人卿為  
 執政忠通辭曰父廢子代臣所不忍且臣家世  
 此職故於父子間亦自有授受禮今不得行之  
 願宥忠實然後得襲職法皇乃復忠實職忠實

尋上表辭職遂以忠通為關白○延曆寺僧徒燒園城寺堂宇蕩盡○左大臣源俊房薨○三年大學寮孔廟壞○以右大臣源雅實為太政大臣特敕坐關白上源氏進此官始于此關白內大臣忠通為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家忠師實之子為右大臣權大納言源有仁輔仁親王之子為內大臣○四年帝禪位於皇太子時年二十一帝博涉傳記尤精天文聲律飾於儀容時源有仁亦好華裝一時化風凡朝服有綾烏帽有額皆始于此時

崇德天皇

諱顯仁鳥羽帝長子母待賢門院大納言藤原公實女在位十五年

改元六曰天治大治天承長承保延永治

帝為皇太子之即日受禪於土御門殿以關白左大臣忠通攝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時年五歲

天治元年

甲辰帝既即位於大極殿法皇仍聽政

院中○春二月法皇幸白河觀雪上皇從焉烏帽直衣御馬而前行上皇行幸用馬近古所未有閏月觀花於法勝寺後宮妃嬪諸車飾以金

第七十五世紀元千七百八十四年

集落花鋪地

禁殺生

夜關白

源雅實薨

金葉和歌集

銀攝政以下公卿皆扈從前驅後乘衣服窮極

靡麗寺僧集落花鋪地車騎如行雪中還過白

河南殿飲宴盡歡罷○罷太政大臣雅實○二

年法皇詔禁天下殺生○權中納言藤原顯隆

為法皇所寵任專參典機密勢傾一時入侍常

以夜時人稱曰夜關白○大治二年戊申前太政

大臣雅實薨雅實質直敢言為法皇所敬憚每

省父顯房顯房亦為改容○是歲前木工頭源

俊賴經信之子上金葉和歌集俊賴善和歌造語新奇體製温雅一時推

釋奠用素饌

為宗師○釋奠用素饌○三年以攝政忠通為太

政大臣○四年山陽南海賊起法皇救備前守

平忠盛正盛之子捕之○攝政忠通罷太政大臣○

法皇崩河白壽七十七火葬藏御骨法皇在院決

政擁立三帝天子仰成凡四十餘年○上皇聽

政院中一倣法皇○忠通改攝政為關白○是

時國司定任者三十餘國而赴任者甚稀少令

吏治之謂之目代民政日衰陸奧守藤原師綱

獨有聲績出羽押領使藤原基衡私占陸奧信

目代

藤原師綱

夫郡田及師綱赴任收括公田基衡密命家士  
 季春拒之師綱怒而擊之兵多死傷基衡初欲  
 劫之至是驚懼乃詐歸罪於季春遣使多齎金  
 帛良馬贖之師綱怒曰既抗國宰非叛而何罪  
 不可贖基衡不得已而斬季春國人服師綱剛  
 正相謂曰真良吏也○長承元年壬子得長壽院  
 成三十三置觀音像千軀上皇嘉平忠盛督役  
 之功除但馬守尋擢刑部卿聽大內昇殿先是  
 忠盛嘗夜從白河法皇潛幸至祇園祠傍時雨

平忠盛

忠盛捉老僧

甚有一老僧束麥稈以代笠提火器行吹之明  
 滅隱顯狀不類人但覩鬼髮如束鍼從者皆驚  
 怖忠盛徑進捉之僧曰將點燈於祠也法皇稱  
 其膽氣甚有寵至是又累遷舉朝憎之而上皇  
 寵益深焉○以右大臣家忠為左大臣內大臣  
 有仁為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宗忠宗俊之子為內大  
 臣○二年先是上皇復前關白忠實內覽時人  
 恠之至是遂納其女泰子○保延元年乙卯式部  
 大輔藤原敦光啓陳七事曰慎祀戒佛重農事

藤原敦光陳  
七事

輕賦歛。禁奢僭。興學校。初府庫。是時年。荐饑多  
災異。盜賊起。僧徒亂。而朝廷偷安。好興土功。多  
造塔廟。國用耗竭。民不堪命。踈祭祀。廢學校。上  
下媻逸。奢靡成風。故敦光奏及之。○二年。左大  
臣藤原家忠罷。尋薨。山稱花院○以右大臣有仁為  
左大臣。內大臣宗忠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  
賴長。忠實之子為內大臣。○五年。上皇多內嬖。最後  
納中納言藤原長實女。得子。大寵之。稱美福門  
院。至是生皇子體仁。上皇悅。乃超帝。皇子重仁。

而立為皇太子。生四月。○永治元年。辛酉。上皇薨。  
髮稱法皇。○前右大臣藤原宗忠薨。○帝禪位  
於皇太弟。初得子。欲太子。速登祚。至是法皇論  
帝禪位。帝雅無去位志。即日及見詔案。改太子  
為太弟。大駭。曰。何其遽也。須明日審議。法皇不  
聽。遂傳劍璽。太弟時年二歲。

青山延于曰。白河帝不以禮義律其身。而惟薄  
不修君德。有闕。遂使鳥羽帝不慈其子。而宗德  
帝不孝其父。三綱隳而五倫廢。保元之亂已胚。



胎于此禍及數世而不已至使天下生靈肝腦塗地何其慘也嗚呼後之人君可不戒哉

山縣禎曰崇德帝方富春秋未嘗有失德而遽奪之位近衛帝生而二歲未足為天下之父母

而立為天子上皇實溺私愛而背父子之道忘社稷之重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國欲不亂得乎

近衛天皇諱體仁鳥羽帝第八子母美福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長實女在位

十五年改元五日康治天養久安仁平久壽

帝之即位也美福門院得遂志而自是本院

新院不相協遂為亂階矣本院謂法皇新院

謂上皇

康治元年壬戌法皇聽政院中是歲受戒於東大

寺○園城寺僧徒燒延曆寺堂房延曆寺僧徒

擊却之○久安二年丁卯左大臣源有仁罷尋薨

有仁善詩歌精音律好修容儀衣冠裁製為之

一變世稱花園左大臣○四年禁內火○五年以攝政

忠通復為太政大臣尋罷太政大臣改攝政為

關白○仁平元年辛未先是左大臣賴長納其養

禁內火

平忠盛卒

女多子宮關白忠通亦納養女呈子各欲為后  
 恃權爭先至是冊多子為皇后呈子為中宮然  
 兄弟終相軋猜忌日甚父忠實素愛賴長疎忠  
 通遂奪其所授傳家重器朱器臺盤以授賴長  
 為氏長者又奪其邑獻之法皇因請使賴長領  
 內覽時忠通方為關白而又命內覽人以為恠  
 事焉帝雅親信忠通惡賴長然憚法皇不得如  
 意居常鬱鬱積成疾○三年刑部卿平忠盛卒  
 忠盛在職恪勤積勞初諸公卿賤其門地恥與  
 為伍嘗謀以豐明節會乘間殺之忠盛以詭謀

惡左府

懾衆因得免忠盛微時居伊賀伊勢間世呼其  
 族曰伊勢平氏且為人眇一目故及宴衆歌曰  
 伊勢瓶子酸瓮蓋國音瓶子通平氏酸瓮通眇  
 托言嘲之也然終不遭害忠盛六世祖貞盛以  
 下皆以武名家未嘗登殿陛至忠盛家聲始振  
 ○三年帝有疾欲禪位  
 於雅仁親王子守仁忠通承旨奏請法皇不許  
 謂忠實曰彼欲立幼主以自利故勸帝為之忠  
 實退曰甚哉忠通之愚也其子得位權必歸其  
 父彼豈得預乎○賴長驕縱日甚屢辱朝臣時  
 人呼曰惡左府初忠通奏其凶險不讓攝政至  
 是法皇稍惡之始信忠通之言

栗山愿曰。自藤氏之盛。男握朝柄。女配宸極。視官爵為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諸臣知不可而俛首。以為乖忤相家禍。且不測。後三條帝。憂懷永圖。相門斂手。白河鳥羽亦奉其遺意。雖已去位。猶親機務。然恣淫匪彝。不能以貽謀子孫。而忠通賴長。各逞利心。經營私門。徒欲朱器臺盤之重於天下焉耳。邦家休戚社稷存亡。安然環視而莫之恤。兄弟相譖。寵辱交軌。卒之致王室陵遲。諸藤亦凋瘵矣。可不戒哉。

源為朝

久壽元年甲戌。右大臣源雅定罷。○左衛門尉源為義坐子為朝事奪官。初為朝年十三。為義惡其桀驁。逐之鎮西。因曰鎮西八郎。及長容貌魁偉。猿臂善射。自稱九國總追捕使。數與菊池原田諸族戰。所向皆捷。暴掠遠近。守介交訴之。廷議使為義召之。不至。為義遂獲罪。○二年為朝聞父為義以已故解官。憂其冤。自來京師而待罪。○帝崩。壽十七。火葬藏御骨。知足院常行堂。帝無子上皇。竊冀復位。又意重仁當承統。重仁上皇長子也。

長而賢中外亦屬意焉而美福門院以帝崩為上皇咒詛故不欲立重仁乃勸法皇立雅仁法皇謂雅仁輕躁無人望帝同母妹有暲子又雅仁子有守仁法皇未決誰可立因召忠通議之忠通曰雅仁年最長宜立法皇從之雅仁稱四宮微而無聞及制下朝野愕然

栗山愿曰近衛帝法皇第八子崩年僅十七後白河帝於倫次為四子長於近衛帝既十二年矣昔顯宗以仁賢之讓弟而先兄不獲已也固

非常經也後白河在所當立耶應及崇德之後而不宜繼於近衛之後皇嗣至重天人係焉法皇不察天倫之叙衆心之所嚮而決之宮掖一婦人之言忠通以大臣慙慙贊成以阿順後宮法皇之過舉固已大矣而忠通之罪亦未知與賴長孰伯仲也嗚呼自毀之家不復能禁人毀之自伐之邦不復能禁人伐之當是時屢下救諸道禁兵士屬源平可謂知所戒也而不能秩叙彝倫規正宮壺則亦未耳一朝晏駕昆弟交

第七十七世紀元千八百十六年

饑假手外臣恣毒骨肉邑虎傳翼饑鷹飽肉八  
柱一傾四維不張大覬非望西滅東起怯恇萎  
靡唯恐不能自拒奚暇問其舊物之有無哉

後白河天皇諱雅仁鳥羽帝第四子宗德帝同母弟在位四年改元一曰保元

帝之即位也美福門院又得遂志而政仍決  
於本院時帝年二十九

保元元年丙子崇德上皇既失望左大臣賴長亦  
失寵於法皇於是賴長阿附上皇關白忠通奏

保元之亂

曰政務宜委一相欲委賴長則罷臣職不則氏  
長者宜屬臣帝然之然憚忠實不決○法皇崩

鳥羽壽五十四葬安樂院塔初法皇病內大臣藤原實

能密奏曰宮車晏駕大亂必興宜豫為之備因  
有所與謀召得子授之一筐戒曰緩急啓之尋

崩時上皇入臨及門右衛門權佐藤原惟方稱  
遺詔拒而不納上皇大恚而還謂左大臣賴長

曰皇位禪受自有定制而法皇舍宜立之重仁  
而立匪文匪武之四官父子懷憂朝野失望今

高倉樓藏版

源義朝  
平清盛

法皇已昇遐不復有所憚朕欲乘此機而舉大事卿意何如賴長贊成之遂為謀主焉是夜葬法皇○上皇謀頗泄朝野恟擾得子乃啓筐則書武臣十人名矣源義朝為義之子為之首而安藝守平清盛忠盛之長子不與焉以父忠盛嘗傳重仁也得子既召十人又意清盛亦不可棄乃矯遺詔名之帝以皇居湫隘遷東三條殿關白忠通以下文武諸臣皆從焉帝又召義朝父為義未至先是遣檢非違使近畿諸路捕兵士應上皇

藤原賴長咒詛國家

者平基盛獲大和人源親治繫之獄賴長使僧勝尊咒詛國家義朝又捕勝尊○上皇出鳥羽宮據白河北殿賴長從間道入遣使召源為義為義辭曰臣老羸非復平昔長子義朝習戰兵亦銳而既屬禁旅餘子惟為朝驚猛善射請用之毋以臣為也使強之為義乃率諸子至上皇喜以為判官代已而賴長會將士議戰為朝進曰以寡擊衆利于夜攻是臣所驗於鎮西也請今夜直襲大內戰以火攻賴長曰南都僧兵

日本書紀卷之八十一  
高麗傳  
且至成軍然後戰未為晚也為朝退竊罵曰唉  
長袖者惡知兵哉家兄謂義朝有謀將出我所欲  
為僧兵寧可須也為義又進策曰本官非寡兵  
可據地宜奉陛下守南都兵即不利遂往關東  
集合臣家人奉興復關賴長又不聽為義退而  
言曰吾屬不知死所矣為義有八甲與六子頒  
之遣使送其一於義朝為朝守西門為義率餘  
子守西南門平忠政以下各守諸門○帝救忠  
通議戰未決義朝數趣之因召義朝問計對曰

源為義頒八甲

決勝頃刻莫若夜戰臣聞南都兵應上皇徵宜  
及其未至擊之議始決乃分兵二道義朝清盛  
各備一道○帝軍既發賴長謀者還報為朝怒  
曰果如吾言賴長恐為朝不為用遽拜為藏人  
為朝曰吾何用藏人為即鎮西八郎可也矣辭  
不拜為義開門出其二子賴賢賴仲邀擊義朝  
戰敗退義朝隨攻之清盛與長子重盛小裕內府攻  
西門其壯士伊藤五伊藤六先進為朝射之洞  
五之胷而著六之袖清盛大怖轉攻南門重盛

源為朝辭藏人

平重盛

日本書紀卷之八十一  
高麗傳  
且至成軍然後戰未為晚也為朝退竊罵曰唉  
長袖者惡知兵哉家兄謂義朝有謀將出我所欲  
為僧兵寧可須也為義又進策曰本官非寡兵  
可據地宜奉陛下守南都兵即不利遂往關東  
集合臣家人奉興復關賴長又不聽為義退而  
言曰吾屬不知死所矣為義有八甲與六子頒  
之遣使送其一於義朝為朝守西門為義率餘  
子守西南門平忠政以下各守諸門○帝救忠  
通議戰未決義朝數趣之因召義朝問計對曰

日本書紀卷之八十一  
高麗傳  
且至成軍然後戰未為晚也為朝退竊罵曰唉  
長袖者惡知兵哉家兄謂義朝有謀將出我所欲  
為僧兵寧可須也為義又進策曰本官非寡兵  
可據地宜奉陛下守南都兵即不利遂往關東  
集合臣家人奉興復關賴長又不聽為義退而  
言曰吾屬不知死所矣為義有八甲與六子頒  
之遣使送其一於義朝為朝守西門為義率餘  
子守西南門平忠政以下各守諸門○帝救忠  
通議戰未決義朝數趣之因召義朝問計對曰

曰擇敵而進非武也清盛不聽獨其騎山田伊  
 行郎小三反戰為朝又射斃之其馬逸入義朝陣  
 箭穿鞍鏃大如鑿義朝知其為朝也乃以二百  
 騎馳之呼曰吾奉敕來討八郎盍趣降乃彎弓  
 於其兄乎為朝曰吾奉父在斯阿兄乃推刃於  
 其父乎因大戰義朝兵死傷最衆為朝兵二十  
 八騎失其二十三騎猶固守為義賴賢等又善  
 拒天漸明義朝縱火上風烟焰蔽官官中大亂  
 義朝等鼓譟而進白河殿遂陷○上皇避火蒼

白河殿陷

黃跨馬藏人平信實累騎抱持賴長從焉為義  
 令諸子留拒為朝等苦戰度上皇去已遠乃逃  
 上皇親諭散遣諸將皆揮淚而散上皇入如意  
 山及夜從者肩負出京師無敢舍者雍髮入仁  
 和寺又不納事聞帝遣兵守之尋遷於讚岐天武  
 帝以後兩王爭位至是第三回○賴長途中流矢扶上輿聞忠  
 實奔在南都乃往就之忠實拒而不納賴長斷  
 舌死○為義既遁病不能行被追兵薄諸子力  
 戰卻之士卒殆盡乃欲因義朝乞命為朝諫曰

遷上皇於讚岐

藤原賴長斷舌死



平清盛殺叔父

上皇者帝同母兄而左府為關白親弟聞上皇已遷讚岐左府亦死骨肉相害如此阿兄縱欲救大人廷議安得獨許之不若早奔關東跨據八州以待官軍兒等為竭力為義不聽遂出降時清盛叔父忠政亦依清盛乞降清盛素殘忍欲使義朝殺父乃斬忠政而獻之以搖義朝帝果命義朝誅為義義朝請以已功贖之帝怒曰清盛能誅叔父義朝獨不能誅父乎義朝悲駭謀之其臣鎌田政家次郎政家曰既為國讐矣固

源義朝弑父

流為朝伊豆

不免於誅死一也寧死於子乎乃使政家誘殺之帝又救義朝捕斬諸弟及其幼弟乙若龜若鶴若天王乙若年十三龜若十一鶴若九歲天王七歲乙若臨刑曰衰老如父猶不免害况吾等乎但殺吾等即所以鍛吾兄羽翼此乃清盛之計而吾兄不悟悲夫四人駢首受刃獨為朝匿于輪田久之見擒時會大赦且帝惜其驍壯減死流之伊豆大島○初少納言藤原信西將行刑獻策以為榜亂黨姓名各署流貶處所則逃人心首廷議從

刑藤原信西議

之上皇將士七十餘人皆以為減死果出降乃  
 悉論死右大臣藤原雅實大納言藤原伊通等  
 曰自弘仁誅仲成未嘗加刑朝臣况在諒闇乎  
 信西曰非常之事宜非常議之不可遺後患乃  
 令重仁削髮流賴長諸子及其黨卿以上獨忠  
 實以忠通保護獲免自弘仁至此二百四十餘  
 年始行死刑時人譏其淫刑云○亂既平詔復  
 記錄所參決庶務○復關白忠通氏長者以安  
 藝守平清盛為播磨守下野守源義朝為左馬

頭○是歲詔畿內七道造營大內○二年太政  
 大臣實行左大臣實能竝罷○以右大臣藤原  
 宗輔宗忠之子為太政大臣內大臣藤原伊通宗通之子  
 為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基實忠通之子為右大臣  
 權大納言藤原公教實行之子為內大臣○前左大  
 臣藤原實能薨稱德大寺○大內成徙御焉白河以  
 後大內圯壞朝儀廢闕初關白忠通請繕治鳥  
 羽上皇憚勞費不許至是藤原信西用事乃決  
 議成之詔復內宴及相撲節會○進造宮諸國

司七十一一人位。○二年帝禪位於皇太子。

永井定宗曰昔應神帝欲舍長子大鷦鷯而立

季子稚郎子。帝崩兄弟相讓不登天位。三年稚

郎子患之自殺。於是大鷦鷯始即位。仁德帝是

也。古賢王重天倫如斯矣。夫天下者重器也。然

較之父子兄弟。其輕如敝屣。故孟子曰。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也。今新院挾人欲之

私。不顧父子兄弟之義。先帝崩肌膚未寒。以甲

兵爭寶祚。當是時。忠通與賴長兄弟相軋。為義

與義朝父子相角。清盛與忠正叔姪相攻。暴亂

如此。神武以降千八百餘年。未嘗之有也。自是

而後。至于慶長太平之運。四百有餘年。臣子弑

君父。嫡庶爭統。親親相殘者。不可勝計。本朝風

俗之頹敗。教化之亂壞。實權輿于斯。

栗山愿曰。臣之於君子。子之於父。所在致死也已。

義朝當勤王之日。不得不抗父。禍亂既平。其父

歸我。豈有其子從而殺之之道哉。雖方君命與

俱就鼎鑊可也。源親房曰。子或兇悖。父得而殺

日本正言 卷之八

高松本藏版

之石礮是也。父雖無道，子得而殺之，未之聞也。名教不振，皇道之所以淪墜。義朝不足言，信西執政事，所令如此。王室欲張而不可得也。

山縣禎曰：為朝義朝之所策，如出一律。一則從，一則違，勝敗之機決於此矣。諺曰：山人知山，舟人知舟，戰略唯當委之於武將也。而賴長自用，以取敗，亦可悲矣。其曰：張堂堂之陣者，與宋襄所謂不迫阻隘，不鼓不成列，同一迂回之言，適足以貽姍於後世矣。

日本文已

卷之八

三十五

高松本藏版

明治日本政記卷之八

明治日本政記卷之九

石川縣——大鄉——穆——編次

二條天皇諱守仁。後白河帝長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氏大納言經實女。在位八年。改元五。曰平治。永曆。應保。長寬。永萬。

帝幼而敏慧。早失恃。美福門院鞠之。宮中至是受禪。時年十六。關白藤原忠通罷。以右大臣藤原基實為關白。尊先帝曰太上天皇。聽政院中。如白河鳥羽二帝。

第七十八世紀元千八百十九年

藤原信西傳  
白拍子

平治之亂

惡右衛門督

藤原信西上  
安祿山事跡

平治元年卯帝觀舞妓於清涼殿東庭少納言  
 藤原信西素善舞曲好教人曰白拍子傳唱一  
 時是日最窮壯觀云○右衛門督藤原信賴左  
 馬頭源義朝作亂初信賴受寵於上皇恃勢驕  
 肆人呼曰惡右衛門督請任近衛大將上皇將  
 許之信西諫曰若信賴拜大將必將驕而取禍  
 陛下寵之適所以害之也上皇不懌信西又圖  
 唐安祿山事跡上之上皇未悟信賴聞而啣之  
 稱病不朝義朝嘗求婚信西信西鄙之不許而

為其子娶平清盛女勢位益盛以故義朝不平  
 居常怏怏信賴知之因引為黨信西初名通憲  
 實兼之子強幹有才學自相有兵死表或曰為僧可  
 免遂削髮改今名以上皇乳母子特見貴幸時  
 大納言藤原經宗之子為帝外舅檢非違使別  
 當藤原惟方光賴之弟為帝乳母子二人常以為帝  
 立則必預政矣而政決於院中信西用事經宗  
 等皆嫉忌信賴與惟方有姻又引二人為黨相  
 共謀除信西因覘其隙會清盛如熊野重盛從

焉。朝廷乏武將。信賴乃與義朝等舉兵圍上皇宮。以為信西入侍。乃火之。不在宮人爭遁。多投井死。左兵衛尉大江家仲。右衛門尉平康忠力戰死之。信賴轉襲信西第。火之。又不在婢妾驚走。殺傷甚多。遂幽上皇。遷帝使經宗。惟方等守衛。自入宮。稱大臣大將。黨與皆授官。以義朝為播磨守。○初信西善天文推步。是日白虹貫日。察將有亂。入奏之上皇。方宴不得面陳。乃密告之。宮女而出奔南都。途又見星變。謂我不免。乃穴地自瘞。用竹筒通氣息。從者訣別。信賴遣源光保捕斬。獲其所掘之。未死。乃斬其首。梟京師。○信賴矯詔召公卿。且曰。不至有誅。初公卿以下俯伏陪位。獨藤原光賴不肯出。至是光賴盛服而朝。直前坐。信賴上端笏勵聲曰。吾左衛門督也。不宜亂朝班。抑今日所議何事。請預聞。信賴懼不對。眾莫敢仰視。光賴回視久之。乃出呼弟惟方及經宗。責以大義。惟方等悔悟焉。○先是義朝第三子賴朝年十三。為右兵衛佐。

藤原信賴幽上皇遷帝

藤原信西被斬

藤原光賴

源賴朝

稱鬼武者

惡源太

義朝愛之授傳家寶刀鬚切滿仲所造從軍至是長子義平聞變自鎌倉馳至義平嘗殺其叔父義賢人呼曰惡源太信賴納之欲授以官義平辭曰曩叔父八郎辭藏人不拜吾亦仍舊稱惡源太足矣聞清盛將還請要擊之阿部野信賴不聽○清盛重盛未到熊野途聞變衆皆愕然清盛欲避之重盛曰武臣赴天子之急唯有死而已機會不可失清盛從之乃率衆疾馳歸六波羅第信賴聞之益諸門守兵清盛乃詐輸欵以

平重盛迎帝

怠其備焉經宗惟方既聞光賴言勛護一宮至是與清盛通謀夜放火二條大宮守門兵舍守救之惟方等得間勸帝出宮帝與皇后同車蒙衣而伏惟方給門者遂出重盛率騎兵迎路奉入其第公卿多踵至藏人藤原成賴亦潛奉上皇幸仁和寺而信賴醉卧不之知也及醒怒曰惟方賣我矣○帝敕清盛及重盛討賊時信賴意大沮喪義朝檢其兵稍稍散亡猶有二千餘乃閉諸門樹白旗二十餘旒守之清盛勒兵三



平治平安平氏

千令重盛及諸弟將之分路赴大内重盛兵望見白旗而色動重盛勵衆曰年爲平治地爲平安而我平氏也天示吉兆平賊必矣乃分兵二道大呼挑戰信賴怖墮馬不戰而走重盛排門直入進至大庭棕樹下義朝呼義平拒鬪義平躍馬而出大戰紫宸殿前七匹櫻橘樹重盛出至大宮巷義平呼曰我爲源氏宗公爲平氏宗宜與決死也重盛乃進且戰且卻遂誘賊至六波羅第賊兵追北空宮而出清盛第一弟教盛

七匹櫻橘樹

源賴政

平清盛倒蒙

乃以千騎乘虛橫入禁内關諸門守之義朝義平將還宮宮皆赤幟矣失所據遂進攻六波羅先是義朝招其族賴政黨已至是賴政獨陣于六條磧義平察其有貳乃突之賴政走歸清盛清盛聞賊軍至大怖失措倒蒙冑近侍言之清盛曰帝座咫尺不可背也乃指揮大戰遂敗義朝軍義朝走至八瀨信賴追踵請與偕義朝罵曰懦夫何面目來見我乎扶其面而去信賴乃趨仁和寺求哀上皇上皇爲請帝宥其死帝不

藤原信賴伏誅

聽命誅之。遂褫其黨七十餘人官職。清盛及子弟皆進官。有差流信西子十二人。世以爲經宗惟方所爲也。自是平氏漸盛。源氏衰矣。○永曆元年庚申初。義朝敗走。取路於勢多。散遣齋藤實盛等二十餘人。獨義平賴朝等諸子。及鎌田政家。暨金王從焉。既而與賴朝相失。遣義平於飛彈。至是義朝入尾張。投長田忠致家。忠致政家妻父也。忠致待之甚厚。義朝將赴關東。忠致固留之。乃留三日。忠致欲殺之。與子景致謀爲具

源義朝伏誅

浴。伏壯士三人於浴室。時金王執刀侍浴。以故不得發。義朝求浴衣。金王自出取之。伏發刺義朝。金王走還。立斬三人。政家與忠致飲。聞變而起。景致手刃之。金王得間逃去。忠致獻首于京師。詔梟之。以忠致爲壹岐守。忠致素欲得美濃尾張。拜命。缺望。平氏臣家貞勸清盛殺之。不聽。重盛亦深惡其不忠。忠致懼而遁去。義平在飛彈。圖後舉。來附者衆。及聞義朝死。皆散。乃單身入京。匿舊臣家。遂被縛。清盛出見之。曰。子嚮脫

源義平伏誅

於衆騎今獲於寡兵何也。義平笑曰。命也。子之命窮亦如此。吾本爲子之勅敵。盍速斬即斬之。六條磧臨死罵曰。保元之亂。斬將士於此。多以夜。今乃白晝斬我。何清盛之無狀。嚮使我言行。平賊豈有子遺。遂被斬時年二十。誅叛臣自眞鳥後至信賴

義朝義平政家凡十七人。

新井君美曰。信西嘗警賴長。以宜學問。以長才智。而不知學。以成德也。不獨使賴長失其身。信西亦不令終。此由以才智爲學之謬爾。

栗山愿曰。信西奮然以邦家爲己任。保元之治。有可觀焉。惜乎徒知義朝非己之類。而不復知清盛亦非己之類也。徒知信賴任大將。非所以保其身。而不復知使其子居顯官美職。亦非所以保其身也。庸人常明於所公。智者多暗於所私。豈特信西也哉。

史論曰。義朝驍猛冠絕一時。而溪壑之欲。終不可盈。去順效逆。無所顧忌。故朝廷使之殺父。則殺之。信賴誘之使反。則反。既知殺父之爲逆。而

二代后

故犯之則干紀亂常之事靡所不為皇天后土豈能容乎內海之誅死天特假手於平忠致耳納太皇太后藤原氏于宮后大納言公能女近衛帝后也保元亂後幽居帝聞其美諭旨公能納之群臣皆諫之上皇亦數為言帝不聽遂冊立為皇后世呼曰二代后○信西既死經宗惟方得志恃勢弄權嘗曰帝當親政務不宜使上皇知焉上皇素惡一人聞之震怒召清盛曰彼間朕父子以故朕常抑鬱汝為誅之清盛收二人將處死前關白忠通請減死因流經宗於阿波惟方於長門自是二宮不協上皇所欲帝每忤之○賴朝之與父相失也夜遇大雪迷失路為漁人所導至青墓驛延壽家賴朝託鬚截刀於延壽而去赴關東遇平宗清被虜既至六波羅就斬有日宗清謂之曰欲活耶曰然吾而死無復祈父兄冥福者宗清憫之因清盛繼母池尼請宥之清盛不聽池尼哀救重盛亦與賴盛池尼固請乃減死流之伊豆蛭嶋觀者相語曰

流源賴朝伊豆

之子固請乃減死流之伊豆蛭嶋觀者相語曰

何異放虎於野哉。賴朝舊臣皆勸其削髮。獨秩父盛安密語止之。賴朝領而去。賴朝幼弟今若乙若牛若三人。以母常磐殊色。清盛納之。因亦得免。皆為僧。牛若往鞍馬寺。亦未祝髮也。○以左大臣伊通為太政大臣。關白基實為左大臣。職仍舊。權大納言藤原公能實能之子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基房忠通之子為內大臣。○時綱紀漸弛。舊章日廢。太政大臣伊通深憂之。上疏言三事。以為人主用人宜短長稱其器。則世無遺才。

藤原伊通上三事

宿衛之士。今乏材武。非所以重聖躬。宜審遴撰。凡帝王之學。以濟世為務。不宜徒事詩賦。臣下所學亦一從上。則為治之要。於斯而得矣。○應保元年辛巳。初帝御上皇。流經宗等。因欲為之報。至是奪藤原成親。平時忠等官。除上皇所親任也。尋召還流人經宗。復其本官。○二年。先是平清盛叙二位。任參議兼右衛門督。檢非違使。別當。至是叙二位。○長寬二年甲申。前關白太政大臣忠通薨。世稱法性寺。○崇德法皇崩于讚岐。壽四

日本書紀卷之六十九

十六。葬白世稱讚岐院。初法皇在遷所居常無聊刺血書大乘經三年而成送之覺性法親王請藏京師佛院親王為奏請後白河上皇不許還之法皇大恚自齧舌出血每軸書曰願為大魔王惱亂天下以五部大乘經迴向惡道自是成疾瞋目慘悴至是崩其後亂逆相踵世以為崇敕建廟粟田每歲祀之

山縣禎曰當上皇之舉事也帝既不能奉璽遜其位焉不獲已而誅黨不義者亦君側之姦既除則已矣事平之後宜事上皇而盡親親之道猶嵯峨帝之於平城上皇也而處之流竄使上皇忿恚以崩亦何甚邪吾邦古者有以匪德廢天子者未聞流天子者況子弟之於父兄乎於是乎帝之罪將不容於天地間矣

關白基實罷左大臣內大臣宗能罷以右大臣基房為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經宗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兼實基房弟為內大臣○永萬元年西平清盛任權大納言○太政大臣伊通罷

二十六  
年  
西平清盛

日本書紀

卷之六十九

十

高麗書成板

第七十九世  
紀元千八百  
二十九年

尋薨稱大官大相國○帝不豫立皇子順仁親王為皇太子即日禪位帝頗用心政治然其於上皇每事凌軋故時論謂帝長於政事短於孝道

六條天皇諱順仁二條帝第二子母伊岐氏大藏少輔兼盛女在位四年改元

一曰仁安

帝即位於大極殿甫二歲關白基實攝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未幾上皇崩壽二十三火葬

藏御骨山城葛野郡三昧堂興福延曆二寺會其葬爭班

構兵時後白河上皇聽政院中京師訛言上

皇令僧徒討平清盛清盛子弟會六波羅聚

兵自衛大內亦戒嚴既而延曆寺僧徒攻清

水寺火之六波羅益驚擾上皇欲解諭清盛

親臨其第途遇重盛驗訛言將入朝因率至

清盛稱病不見重盛諫之曰吾宗有功無罪

詎懼於人言大人慎勿形之辭色不則讒或

因以入宜速出謁清盛善其言而竟不見上

皇還謂左右曰訛言誰使之藤原西光進曰

天使人言耳衆默然尋處延曆寺座主俊圓

於流爭鬪遂止京師解嚴是歲召還流人平  
時忠

仁安元年丙戌召還流人藤原惟方○攝政基實

薨近衛之祖以左大臣基房攝政○立皇叔憲仁親

王為皇太子帝年三歲而太子六歲彝倫失叙

時人譏焉○攝政基房罷左大臣以右大臣經

宗為左大臣內大臣兼實為右大臣權大納言

平清盛為內大臣○二年以平清盛為太政大

臣叙從一位賜隨身兵仗以大納言藤原忠雅

平清盛為太  
政大臣

太政入道

家忠之孫為內大臣○二年帝禪位於皇太子稱新

院未加元服而為太上皇自古未之有也○是

歲清盛以病薨髮號淨海世稱太政入道

史論曰襁褓之主古所未有中世以降或不能

無然未冠而為上皇與以叔父為皇太子皆前

古之所無而後白河上皇之所為也叔姪易位

昭穆不協何以垂訓後世哉

賴襄曰吾嘗論平清盛不臣皆倣藤原氏所為

者不可獨罪清盛而使其勢驟至此者後白河



上皇也。初上皇以無望之親王忽得大位而恐失之故倚有望之武臣以為重保元之變清盛功勞不及源義朝而賞則過之。及上皇禪位二條帝欲已聽政如白河鳥羽而帝與親信謀不使上皇逞志上皇已喪信西矣。尤倚清盛及帝崩太子立上皇又欲立其所愛借清盛之力以為高倉之所出平氏而其舅無望清盛亦平氏而威名顯世是可倚以為大援也。於是驟進其官爵自內大臣直超拜太政大臣是顯然以異

大如八載

平關白

時外戚攝政之地與之也。夫清盛虎也上皇傅之翼清盛以為既與我以藤原氏之地藤原氏之所為無不可為也。於是納女為后立其所生為天子已為外祖專政族類列卿相莊園跨天下而天下之兵役屬其大半則出藤原氏之所不及於是為其所未為亦莫足怪也。天下之兵半屬平氏半屬源氏源氏之意則以為彼之所為我何有不能為是以奮起取而代之如雙虎相鬪一斃一在在者負嶠上皇懲而不復櫻之

二十八辛  
號示千八百  
源八十世

建久之事是也。後鳥羽上皇櫻之大傷，承久之事是也。

高倉天皇

諱憲仁，後白河帝第四子。母建春門院平氏。贈左大臣時信女。在位

十三年。改元四。曰嘉應。承安。安元。治承。

帝即位於太極殿。甫八歲。尊先帝曰太上天

皇。甫五歲。是時權中納言平時忠以太后弟

參預政務。世呼曰平關白。

嘉應元年。丑。平清盛以其妻時子太后姊恃勢

益擅威福。後白河上皇疾之。而力不能制。積憤

薙髮。專歸佛乘。稱法皇。○二年初。源為朝滅死。

斷臂筋。而流於伊豆。大嶋居無幾。臂創悉愈。所

用弓箭加長。曰天子賜我大嶋。掠近島為己有。

舊臣稍稍來附。又頗暴橫。至是。敕伊豆介狩野

茂光討之。為朝射中其一艦。箭洞艦。艦漏而沒。

舉軍大懼。為朝逃入琉球。○以陸奧夷酋藤原

秀衡基衡之子為鎮守府將軍。藤原兼實聞之。曰。以

奧夷任此職。衰替可歎焉。○權大納言平重盛

次子資盛。途遇攝政基房。不下車。從者呵辱。清

討源為朝

源為朝入琉球

盛怒欲爲之報。重盛引咎而止之。不聽。遂使武士覘基房。出毀其車。傷從者。重盛聞之。隕涕曰。我門之榮盡矣。逐資盛於伊勢。○太政大臣忠雅薨。以攝政基房代之。○承安元年辛卯。攝政基房罷。太政大臣。○清盛納其女德子爲女御。長於帝。四歲。○二年。宋明州刺史奉書及物於法皇。書辭無禮。下群臣議之。大外記清原賴業引朱雀一條以來故事。以爲當卻不聽。○以攝政基房爲關白。○三年。法皇贈書及染革沙金于

宋明州刺史  
奉書

源牛若東往

宋復遣使來。○四年。初。源牛若之往鞍馬寺也。甫二歲。師僧覺日改名遮那王。至是年十一。嘗見諸家系譜。自知其祖先。慨然有復讎之志。於是晝讀書。夜學劍。爲人短小。精悍。白晢。反齒。矯捷。軼人。爲衆所患。苦覺日勸其削髮。牛若曰。二兄爲僧。我深恥之。師若強我。我刺殺師矣。時聞鎮守府將軍藤原秀衡雄強。欲往依之。適陸奥。謁賈吉次。詣山。因語之。以情。吉次曰。事甚易。於是與俱。東至近江。鏡驛。牛若自加首服。名曰

義經稱九郎遂往陸奥依秀衡秀衡厚遇之吉  
 次遂事義經名景光○安元元年乙未內大臣源  
 雅通薨以大納言藤原師長代之○二年太上天皇崩六條壽十三葬清閑寺○治承元年丁酉以內  
 大臣師長為左大臣大納言平重盛為內大臣  
 ○清盛驕肆日甚時右近衛大將闕法皇寵臣  
 權大納言藤原成親望補之而清盛超授其子  
 宗盛成親憤怒潛與檢非違使平康賴左衛門  
 尉藤原西光謀滅平氏引藏人源行綱為黨會

藤原成親會  
 鹿谷

法勝寺僧俊寬源雅俊孫鹿谷別莊議事宴酣馬逸  
 四坐齊起誤仆酒瓶成親曰平氏仆矣康賴曰  
 請梟其首乃縛之柱上眾皆大笑法皇欲臨之  
 僧靜憲諫而止成親決策欲托事發○西光初  
 名師光嘗事藤原信西以狡悍被信任及信西  
 穴地匿削髮改今名是時子師高為加賀守延  
 曆寺僧徒因師高目代師經事有訴舉兵犯闕  
 法皇令大納言平時忠諭解之誚師高師經流  
 之西光慙恨終間延曆寺座主明雲於法皇處

法僧徒奪還明雲法皇怒敕諸將士討之清盛素善明雲以故不奉敕乃更敕成親成親大喜因益聚兵其實計平氏也○行綱見成親兵寡弱懼其事不成乃馳自首清盛清盛在福原莊聞而大駭直歸京師遣兵至法皇宮執西光鞫訊得狀因又召成親成親未知事敗謂亦謀宥僧徒耳及入門清盛家士難波經遠次郎妹尾兼康太郎竝進粹之囚於小室清盛就責之成親曰我何與知焉事必出讒口清盛取西光手書自

讀過曰君猶能論辯否乃以書批成親面而入清盛怒不自禁曰以輕躁之君馭僥倖之臣何所底止乃會諸子為兵備聲言遷法皇於鳥羽殿其實欲流之西海也○初重盛聞清盛將殺成親馳至諫之宥其死及聞遷法皇大驚急命駕赴之族人皆戎裝秣馬將發重盛烏帽直衣而入弟宗盛叩其袂曰有大事兄何不被甲重盛曰是私事何謂大事吾忝大將之任若有寇賊犯闕則不得不戰今汝等何以被甲而敵果

何在清盛望見愧服不暇解甲遽表黑衣而出數正襟襟喏甲覩重盛進而諫之引以大義具陳事勢且以其身中立君父之間泣曰欲忠則不孝欲孝則不忠重盛進退維谷矣大人必欲犯上請先斬兒頭然後發焉清盛愀然謂曰吾為此舉為子孫慮耳乃以為不可汝好計之乃起入內重盛戒諸弟及將士而去既夜猶憂慮不能措於是出令大徵兵偽為受院宣衆素服重盛之為人乃舍清盛而走赴清盛懼而悔悟

平重盛兵諫

法皇聞重盛以兵諫又泣曰以德報怨重盛之謂也事遂止○西光既被拷掠極罵清盛清盛遂高殺之又殺師高師經流成親於備前後使人殺之放康賴俊寬等於鬼界嶋○二年將軍塚鳴初桓武帝遷都平安造土偶人衣鐵甲手弓箭埋之東山以鎮護京師謂之將軍塚天下有事必震動○召還流人藤原成經康賴等○是時源氏衰替多被擯斥獨賴政平治中決意屬官軍多材藝尤工射聽昇殿嘗奉敕射恠禽

源賴政射恠禽

平重盛薨

寢殿上一發獲之。帝嘉之。至是清盛憐其衰老。為奏叙從三位。時人異之。○三年內大臣兼左大將平重盛薨。重盛忠恪沈毅。憂父驕侈。屢諫。諍清盛兇暴為之少息。嘗夢清盛被誅。覺而泣。自不欲久存。因祈死于熊野祠。至是病篤。適有醫至。自宋清盛欲令治焉。重盛辭曰。獲疾命也。且身位大臣。不宜私見異域人。竟不使治。法皇臨視其疾。遂薨。年四十二。

史論曰。平重盛兼文武之資。抱將相之器。平治

之亂。摧堅挫銳。奮庸戎馬之間。陳謨廟堂之上。蓋祥麟威鳳。希世而一見者也。遭父不良。悉心諫爭。重盛在。則淨海不得肆其惡。而君臣有所倚賴。重盛沒。則凶虐滔天。宮闕震驚。不待智者而後知之。此一人之身。係天下之安危。豈可效晉士燮之畏慎。祈死哉。誠不得已也。父子天屬之親。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重盛已以兵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故寧速死而不忍坐視。其覆亡其志亦可悲矣。惜夫天資之美。有如此。

而不知嚮方也。祈死雖出于不得已而夷考其  
行實為釋教所蠱惑也。使之少聞聖賢之道則  
有善處之矣。

安積信曰。議者謂重盛以兵諫父是襲鬻拳故  
智也。豈人子所宜為哉。予謂重盛之事與鬻拳  
不同。鬻拳諫君蓋不過楚王一時之過而擱然  
以白刃脅之無乃犯君臣之分哉。重盛異于此  
清盛欲幽上皇是悖逆之甚者。重盛雖諫止猶  
恐率然舉兵向闕故聚師旅威之出于萬不得

已。其至性惻怛有感動人者。故清盛收手天子  
感泣以為至德。固與鬻拳輕重相懸。議者槩論  
之亦已誤矣。雖然以兵諫父聖賢無此事。重盛  
雖出于一時之權宜不可以訓天下也。

清盛自謂衰老喪子當蒙慰問而法皇游幸自  
如。又謂重盛有功勞封戶當傳賜子孫而法皇  
與攝政基房議收之又謂女婿藤原基通當因  
我奏任中納言而法皇以基房子師家超補之  
清盛所懷悉齟齬積怒不自禁於是率兵至自



福原京師驚擾。法皇使僧靜憲往諭清盛。且問其意。清盛不見。靜憲趨出。呼曰。賢明跼踏。今日之謂也。清盛召還之。而出曰。子能諫止鹿谷之幸。此吾之所以見子也。抑我家何所負官家。而官家每事見乖。今餘命無幾。動將見誅。身後可知矣也。言訖泣下。靜憲說以大義。且慰藉之。清盛怒稍解。既而奏帝。貶攝政基房為太宰權帥。以右近衛中將藤原基通為內大臣。關白奪中納言藤原師家以下三十九人官爵。流前太政

平清盛幽法皇

大臣藤原師長於尾張。權大納言源資賢於丹波。令宗盛造法皇。法皇曰。將見流乎。宗盛曰。非敢然也。請暫幸鳥羽殿。乃奉輿嚴守衛。清盛奏帝曰。今後萬機陛下親裁之。奏畢即還。○四年。帝禪位於皇太子。清盛諷之也。帝少好學。受業清原賴業。性仁孝。愠不形色。嘗愛楓樹。命藤原信成守之。一日仕丁剪枝為薪。以煖酒。信成叩頭謝罪。帝從容曰。唐詩有云。林間煖酒燒紅葉。誰教仕丁作此風流。無復所問。自法皇幽囚。悒

林間煖酒燒紅葉

鬱不欲在位至是遂遜焉。

史論曰。漢唐人主皆以孝稱。諡蓋以天之經地之義。莫大於孝。而孝子善述人之志也。帝之仁孝。稟於天姓。故無聲色狗馬之娛。而唯欲得法王之歡心。以為樂然。遭時屯難。強臣制命。法皇居危懼幽辱之地。而帝不堪其憂。淨海欲握外祖之權。而帝亦厭其凶暴。權以濟事。巽以成志。紆法皇之難。盡為子之道。孰謂一條帝之弟。而有純孝如此者乎。遜位未幾。竟以憂崩。雖政教

第八十一世紀元千八百四十年

未洽乎四海。而萬姓哀慟。如喪考妣。莫非仁孝之效也。儻以上諡之例。議之可不以孝稱之哉。

安德天皇

諱言仁。高倉帝第一子。母建禮門院平氏。太政大臣清盛女。在位四年。

年。改元二。曰養和。壽永。

初帝之在孕也。外祖清盛親禱嚴嶋祠。既生。清盛喜極而泣。至是令帝受禪。時年三歲。內大臣基通攝政。清盛參決焉。

是時平氏得勢。宗族皆初宴安。耽聲色。而源氏散在諸國。熊野有行家。木曾有義仲。伊豆有賴

朝陸奧有義經皆留意武事謀復讐獨賴政在京亦首惡平氏倨傲○以仁王後白河法皇第二子少有美名然以母賤未冊親王鞅鞅不得志居三條高倉故呼曰高倉宮○先是賴政子仲綱有駿馬平宗盛強借之而不還仲綱請還宗盛怨之大會客而出其馬烙記仲綱二字曰騎仲綱曰鞭仲綱仲綱憤其侮辱賴政亦不平之愈謀滅平氏於是詣高倉宮說王曰大王踐祚誰謂之不可而齒已壯未得為親王臣竊羞

四十平  
源賴政勸以  
仁王舉兵

焉平清盛位極人臣擅權專勢慘刑濫罰怨讟紛起天將滅之大王何不乘此時舉大事上救法皇之厄下慰萬民之望臣雖羸憊子弟宗族足以捍禦一方矣王其圖之王乃慨然許之會源行家十郎自熊野來乃拜為藏人密齎王令旨往東國諭諸源諸源皆應清盛聞之大驚率兵入京師奏削王屬籍而未知賴政為主謀令其子檢非違使兼綱大夫判官收王兼綱急告賴政賴政使王潛行園城寺牒延曆興福二寺為援時

賴政舊臣渡邊競居平氏第後衆欲呼之賴政  
 曰毋彼不呼亦必來已而平宗盛知競未從賴  
 政因欲招致之乃誘以厚祿競佯喜從之宗盛  
 又與以所愛駿馬競乃結束騎其馬馳至園城  
 寺仲綱大喜截其馬鬣尾烙記宗盛二字夜使  
 人驅入之宗盛第馬入廐與群馬相踉齧宗盛  
 恚其侮辱為報○平氏將藤原忠清上總獻策  
 以為延曆興福二寺皆應於王我腹背受敵且  
 諸國源氏悉會勝敗未可知也顧僧徒貪猾宜  
 以利誘之清盛然之乃請法皇下院宣以米二

萬石絹三千匹陷延曆寺僧徒乃倍王欲攻賴  
 政賴政聞之議曰以寡擊衆無如夜攻先遣羸  
 兵數十以張聲勢更以輕兵數百挑戰且戰且  
 卻我乘其虛遣精兵縱火燒六波羅克之必矣  
 僧徒通款平氏者皆沮之計竟不成賴政乃奉  
 奔南都王困睡墜馬者六駐軍於菟道平等院  
 而撒橋板備平氏清盛果遣左兵衛督知盛藏  
 人頭重衡等將二萬餘騎追躡會大霧前軍至

賴政自刃

橋墜者二百餘。足利忠綱又太亂流而濟。賴政與僧徒拒戰。遂不能克。中流矢傷膝。兵多死。無復應援。乃與王訣。使王潛逃。而自還戰。亂射敵不敢進。賴政得間入院。釋鎧而坐。謂人曰。吾為天下唱義。年亦已老七十。可以死也。與仲綱皆自刃。王逃至光明山中。流矢薨。興福寺僧兵三萬至木津川。聞王敗死。乃引還。

史論曰。賴政勸以仁王以舉大事。其志有足壯者。然恃僧兵為輕重。反受其累。非策也。為敵所

逼。據平等院。非地也。事皆出於急遽。倉皇非有深謀遠慮。庸有成乎。然君子不以成敗論人。當是時。法皇被幽。新院危若綴旒。非藉以仁王之令旨。則義旅何由而興。臨死慷慨。不失武臣之節。其所激勸。浮勵者多矣。異日源賴朝殄滅平氏。豈非賴政首倡之力歟。

清盛奏遷都於福原。幽法皇於板屋。膳日二次。防衛益嚴。人呼曰牢御所。○流人源賴朝奉以仁王。令起兵。伊豆擊平氏黨平兼隆。殺之初。僧

遷都福原  
牢御所  
源賴朝起兵

源義重起兵

石橋山之役

文覺坐事配流善相人視賴朝器之德憑其義  
舉至是決意唱義東國豪傑稍稍來附○源義

重義家之孫起兵上野據寺尾城○賴朝既勝於兼

隆加藤景廉次郎左衛門太夫斬其首視賴朝曰公定

天下可以此卜也時兼隆族知親為蒲屋邑吏

多行不法賴朝稱受令旨宰關東因禡知親職

民大悅賴朝號令關東始于此先是大庭景親受清盛旨

自京師歸至是賴朝將擊之與北條時政謀以

二百騎軍石橋山景親以三千騎來攻賴朝戰

敗匿杉山散遣諸將募兵士獨與土肥實平次郎

居景親大索之其族梶原景時平知賴朝所匿

意憫之故導景親他峰而去賴朝遂獲免航海

奔安房○源義仲為義之孫稱奉以仁王令起

兵信濃應賴朝○先是清盛得石橋山報以為

賴朝已死至是聞死者妄而勢復振嘆曰東國

將士固多屬彼父祖者而我放彼於東國是使

彼相率滅我也何異借盜鑰乎乃請上皇下討

賴朝敕上皇曰稟法皇清盛恚曰今主上幼政

源義仲起兵

討賴朝

平維盛  
平忠度  
齋藤實盛

源賴朝起府  
鎌倉  
畠山重忠

在陛下何待法皇聖意莫乃庇源氏乎上皇笑而許之下官符東海東山北陸三道以右少將平維盛為追討使薩摩守平忠度為副齋藤實盛為鄉導行收兵至駿河○賴朝既徇上總下總武藏相摸悉下之先是千葉常胤千葉進策曰鎌倉地形險固源家之故也宜先據之時畠山重忠等來降至是賴朝入相摸以重忠為先驅遂奠居鎌倉立為幕府部署諸將士親將而西逆擊平氏兵凡二十餘萬○初維盛發京師

兵僅五千餘既抵富士川稍加忠度等欲進踰足柄山就平行張軍部將藤原忠清以為駿河伊豆兵未集以烏合之衆度遠踰險非計不如沮富士川待敵維盛從之齋藤實盛以與忠清議不合遂辭而西兵士為恐怖時大庭景親帥兵千餘欲往會平氏賴朝既踰足柄山景親窘蹙逃走賴朝進夾川陣河水方漲兩軍相持未戰賴朝族武田信義以甲斐兵夜自間道潛出平氏後會鵝鴨群噪維盛軍驚懼以為敵大至

平軍驚鵝鴨

源義經會賴朝

不戰而走人馬相蹂躪維盛怒欲留戰竟不能  
 制賴朝欲追擊遂西千葉常胤等止之曰常陸  
 陸奧豪族未服恐更有變請先定東然後圖西  
 未晚也賴朝從之乃令信義守駿河安田義定  
 守遠江還次黃瀬川○先是源義經在陸奧聞  
 賴朝起義欲往從之藤原秀衡不許乃潛發秀  
 衡追遣佐藤嗣信兵衛三郎弟忠信兵衛四郎從之至是  
 會賴朝賴朝大喜曰昔者八幡公遇新羅公於  
 奧州曰猶見故將軍也今吾遇子亦猶見頭公

北條時政

也相對感泣○賴朝還鎌倉遷祀鶴岡祠於小  
 林鄉祠賴義之所創也以故賴朝崇奉甚至○  
 賴朝既論功行賞以北條時政為首武田信義  
 以下各有差時大庭景親降斬之○平維盛藤  
 原忠清等歸京師清盛怒其潰走而辱王命欲  
 流維盛劉忠清因衆之救解而止焉○新都宮  
 成帝徙御焉未幾復舊京初清盛第多恠占者  
 曰死平治亂者為崇清盛會公卿問兩都孰便  
 公卿皆希其旨曰新都便獨左大辨藤原長方

復舊京



極言其不便。清盛不懌而入。衆為長方危之。至是清盛即奉帝及法皇還平安。或問長方子何所恃而忤相國。答曰：彼有悔心，故問於人。我因而牖之耳。先是長方進言曰：賴朝舉兵未數月，四方響應，是公歐之使然也。清盛頗悔悟。

史論曰：長方言事精暢，有通變之才。議論侃侃，不負所學。當時不多見者也。

召還前關白藤原基房。○初，園城寺黨源賴政得重譴，益怨平氏。及聞賴朝舉兵，僧徒皆應近

平清盛燒園城寺

平清盛燒興福東大二寺

江源氏清盛乃遣兵攻園城寺，燒之。又聞南都叛遣妹尾兼康赴攻僧徒，逆擊敗之。清盛怒，至是令其子藏人頭重衡率兵數千擊之，燒興福東大二寺，殺僧徒數百人。而諸國源氏競起。○養和元年辛丑，太上天皇崩，高倉壽二十一。火葬清開法皇歎惜曰：使上皇在位久，則延喜天曆之治可以復觀。而今早世，非特朕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也。清盛益悔悟，復政於法皇。法皇不聽，固請乃許之。○先是京師訛言賴朝兵從南

源行家起兵

海來清盛分兵扼守諸海口熊野僧徒擊志摩  
 守兵走之進至二見浦關信兼逆戰僧徒引還  
 ○源行家帥兵數千徇尾張聲言入京師京師  
 繹騷清盛遣知盛通盛等討破之○菊池隆直  
 緒方惟能等舉兵鎮西河野通信舉兵伊豫清  
 盛驚曰東國既叛西南亦抗我歟乃令宗盛大  
 舉擊賴朝未發○前大政大臣清盛薨清盛既  
 令宗盛赴東國先發一日清盛疾作患煩熱浴  
 冷水水輒沸叫號聲徹門外聞者相謂曰恨不

平清盛薨

見其死於兵耳族人擁枕問其所欲言清盛曰  
 身極榮貴無復遺憾吾死之後勿祈冥福唯當  
 斬賴朝頭懸之墓上尋薨年六十四清盛自左  
 衛門尉至太政大臣同姓為公卿者十六人得  
 昇殿者二十餘人為衛府國司者六十餘人其  
 采地半天下衣冠華麗一時慕尚稱六波羅樣  
 清盛知時人有議已者選童子三百人執梅枝  
 臂小鳥周游閭里伺察隱伏所見聞皆告之清  
 盛用其言當以慘刑道路仄目呼曰惡童清盛

惡童

既極奢侈耽嗜聲伎最好藤原信西所撰白拍子曲藤原師長嘗曰此曲多商音亡國之音也舞容亦自有憂思之狀不祥甚矣人以為知言

○諸國源氏皆應賴朝獨賴朝叔父義廣不附聚兵常陸欲襲取鎌倉小山朝政判詐應設伏擊破之義廣奔歸義仲○初清盛之薨也上遺表法皇曰事必與宗盛議於是宗盛奉法皇於法住寺殿奏曰今後唯聖旨是仰法皇乃召公卿議軍事遣重衡維盛忠度佶美濃成兵督率

洲股河之役

而東先是賴朝聞行家戰敗令弟僧義圓赴援至是行家義圓以兵二千遇重衡等於洲股河隔岸而軍義圓夜奮挺渡水為平氏邏騎所獲戰死行家繼進重衡擊破之行家令人言援軍大至又進要戰重衡恐而去行家乃歸賴朝○賴朝竊奏法皇曰臣非敢謀叛乃欲靖亂耳陛下尚欲庇平氏則請結和媾據故事而二姓竝仕其忠其否陛下其試之法皇以書示宗盛宗盛答曰講和非不可然先臣既有遺言義不得

不伐也。於是敕鎮守府將軍藤原秀衡擊賴朝。敕越後城資長太郎擊義仲。資長與弟長茂發兵萬餘入信濃。義仲逆戰。設三伏。擊殺其九千人。資長敗走。趣秀衡發兵。秀衡終不奉詔。資長尋卒。○宗盛遣從弟通盛及經正與義仲戰越前。敗績。退保敦賀城。義仲來攻。乃解兵西還。○壽永元年壬寅。城長茂以四萬騎攻義仲。義仲兵三千。以源光基井上九郎策。張赤幟。偽為平氏黨。及敵近。急樹白旗。鼓譟以逼。長茂軍驚走。於是北陸

源賴朝納義仲質

豪傑悉附義仲。○延曆寺僧永雲等竊謀送以仁王子及仲綱子於義仲。事覺。處流。○攝政基通罷內大臣。以平宗盛代之。○二年。先是有人構義仲於賴朝者。曰。義仲與平宗盛連和。欲共東攻。賴朝怒。會行家請賴朝分領一州。以復成軍。不答。行家乃歸義仲。賴朝益怒。至是親將十萬騎擊義仲。義仲謂同宗相肉。若人笑何。乃避之。越後納子義高為質。賴朝自碓氷嶺引還。○內大臣宗盛罷。以大納言藤原實定公能之子代之。

○遣右近衛中將維盛中宮亮通盛等率山陰山陽等諸道兵十萬將夷義仲然後及賴朝時齋藤實盛亦在遣中請宗盛曰是役也臣必効死越前臣之鄉里願賜錦襖以比晝錦之榮宗盛憫之如其言諸將將發往辭宗盛鎧仗皆極綺靡及發軍無紀律行且掠略百姓愁苦焉義仲遣部將仁科幸弘拒之燧城有叛者內應平氏城輒陷維盛等乘勝連陷諸城定越前入加賀義仲率兵五萬發越後維盛乃以七萬騎軍

栗殼嶺之役

礪竝山忠度以二萬騎軍志雄山礪竝山南曰栗殼嶺壑深數千仞義仲令叔父行家攻忠度而自當維盛維盛等以為地勢絕峻敵艱於攻圍乃結營猿馬場與敵近相接其夜義仲集牛數百縛炬于角鞭而縱之繞出敵背後軍士鼓噪隨之聲震山谷義仲麾軍而上夾擊西軍西軍驚潰爭路陷壑壓死者幾二萬人壑為之填義仲乘勝追擊維盛僅以身脫收散兵退保佐良岳是時忠度等當行家擊破之義仲赴援與

篠原之役

謀夜攻西軍聞之大怖不戰而走維盛通盛等  
 與義仲又戰篠原遂敗績逃歸獨齋藤實盛留  
 戰義仲部將手塚光盛太郎呼問其名實盛曰木  
 曾公知我汝斬我首以獻焉進薄光盛相搏遂  
 為所殺實盛初事源義朝後仕平氏至是死光  
 盛以首示義仲曰吾獲此首單騎衣錦問姓字  
 終不告義仲熟視曰噫是齋藤別當乎吾知其  
 年高今鬚髮黑何哉召樋口兼光檢之兼光曰  
 實盛嘗言他日臨戰當涅鬚髮否則難以伍壯

齋藤實盛涅鬚髮

者今果踐其言也乃洗之鬚髮皓然白義仲幼  
 時鞠於實盛因感其舊悲泣葬之○義仲進至  
 越前獲燧城叛者平盛綱等十餘人戰死之維  
 盛等敗歸京師法皇召公卿議事權中納言藤  
 原長方請赦諸源罪講和宗盛不聽遺書延曆  
 寺誘之僧徒不從○先是遣平貞能討鎮西至  
 是鎮西既定貞能以降將菊池高直等還時源  
 行綱等四窺京師宗盛乃令貞能擊之攝津○  
 義仲與行家進據叡山京師恇擾宗盛大怖欲

平氏奉乘輿  
奔西海

日本正

三言

高名林病片

奉帝及法皇西犇以圖再舉知盛以為不可奮  
然曰縱能西避果可保不死耶我祖桓武肇此  
都於今為八世實以武名家死則死於此耳宗  
盛不聽使人造法皇法皇既避平氏潛幸義仲  
營宗盛大失意乃奉帝及皇太后皇弟惟明收  
劍璽率諸子弟而西是時眾皆挈家維盛獨不  
挈宗盛問之答曰吾所以遺妻孥知終不可庇  
也眾悽然平經正臨發齋琵琶詣仁和寺謁法  
親王曰臣行且死亡不忍并所賜寶器滅沒今

平經正奉還  
琵琶於法親  
王

平忠度託和  
歌集於藤原  
俊成

平貞能詣重  
盛墓

平宗盛拜清  
盛墓

慎奉還之乃彈數曲流涕辭去薩摩守忠度亦  
自淀河還夜訪藤原俊成出其和歌集一卷曰  
聞君奉敕有所撰輯幸得收一章死且不朽俊  
成泣而受之於是平氏舉族奉輿而西至福原  
○平貞能自攝津還途遇乘輿下馬跪曰諸公  
欲何之宗盛告故貞能諫其不可不聽貞能獨  
入京師感重盛豫為規戒潛謁其墓曰今後願  
以冥護圖恢復旦日追至福原宗盛等亦相率  
拜清盛墓張樂於墓前徹夜黎明燒其宮殿航

日本文

巳

三五 高名林病片反

赴西海。○源義仲與行家帥兵六萬分路入京師。法皇還御法住寺殿論討平氏功。從權中納言藤原長方議賴朝第一。義仲第二。叙義仲從五位下。任左馬頭。除越後守。除行家備後守。二人不悅。更除義仲伊豫守。行家備前守。並聽院昇殿。敕奪平氏族百八十餘人官爵。沒其邑五百餘。賜其百四十於義仲。九十於行家。獨不奪。平時忠父子官欲使其諭宗盛還神器也。○源氏益盛。平氏日蹙。及義仲入京師。時人相告曰。

不圖今日復見白旗也

不圖今日復見白旗也。



明治  
新刻  
日本政記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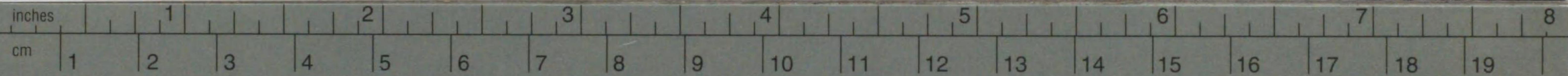


#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